

边城

沈从文 原著

晓 愉 缩写

原著者自称“乡下人”，他永远爱着那些未受现代文明“污染”过的大自然的原始、荒莽而又秀美的形态和风貌，以现实与梦的混合来表达他对当时黑暗中国社会的反抗。

246.5
41

贵州
人民出版社



时黑暗中国社会的反抗。他的这些散文化的“乡土抒情诗”，表现了他对生命的理解，对人性美的讴歌。他的作品从三十年代开始，就获得了稳定增长的各国读者。

《边城》是沈从文最著名的代表作。这篇小说叙述的是：茶峒城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，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。翠翠喜欢傩送，天保就郁外出，不幸遇难。哀伤的傩送便也出走了。经不住这打击的老船夫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溘然长逝，留下了孤独的翠翠。虽然豪爽的顺顺要接她回家去住，但傩送呢？小说结尾一句含着淡淡哀愁的话：“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，也许明天回来！”给人留下无穷的回味。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美与善的化身。美丽天真的翠翠、她殉情的双亲、仗义柔弱的祖父、豪爽慷慨的顺顺，还有那对在爱情上竞争的兄弟，就连多年向翠翠母亲求爱遭到拒绝的杨老兵，最后也来照看翠翠。这里没有邪恶、贪欲、嫉妒，人人和善、诚恳、挚爱、自足，年复一年，按着古老的习惯和秩序谐调地相处，有着无穷乐趣。在这古风犹存的小小边城，人们身上有着更多的淳朴性格。作家对它加以美化，给予我们以无尽的美的享受，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那个时代的形象画面。

由四川过湖南去，靠东有一条官路。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，到了一个名叫“茶峒”的小山城时，有一条小溪，溪边有座白色小塔，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。这人家，只有一个老人和一个女孩子。

小溪宽约二十丈，河床是大片石头作成，为川、湘来往孔道，因限于财力未能搭桥，公家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。过渡的人不必出钱，但有人心中不安，抓一把钱扔到船板上，管渡船的必拾起塞回那人手心里去，俨然吵嘴似地喊道：“我有了三斗米，七百钱，够了！谁要你这个？”但不管如何也有人要留下钱，管渡船的便把这些钱托人买了茶叶和草烟，供给过渡的人使用。

管理这渡船的，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。他在溪边从二十岁干到七十岁，年纪虽然大了，却不愿意休息。他唯一的伙伴是一只渡船和一只黄狗，唯一的亲人便是那个女孩子。

女孩子的母亲是老船夫的独生女，十七年前同一个茶峒屯防军人唱歌相熟后，秘密地背着忠厚的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。有了小孩子后，结婚不成，本想相约向下游逃去，但一个觉得违背了军人的责任，一个感到难舍孤独的父亲，经过一番考虑后，他们心想：生时既无法聚首，同死总无人阻拦

吧？军人在一场急病中死了，女的待腹中小孩生下后，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，也死去了。而这遗孤却奇迹般地长大成人，一转眼十五岁了。因为住处两山多竹，翠色逼人，老船夫便给这可怜的外孙女取名叫“翠翠”。

翠翠长得清亮可爱，与祖父相依为命，体贴而又爱娇，人很乖，从不发愁动气。有时祖父疲倦了，有人隔岸招手喊过渡，翠翠便很敏捷地替祖父把路人渡过溪。船近岸边，黄狗口衔绳子，一跃而上，紧衔着船绳把船拖拢岸。茶峒附近村子里人不仅认识弄渡船的祖孙二人，也对这只狗充满好感。

每当风和日丽、无人过渡的日子，祖父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，说些以前的故事，或是用小竹作成的竖笛吹些迎亲送女的曲子。若是过渡的是小牛小羊、新娘子的花轿，翠翠必争着作渡船夫，待这些东西上岸后还站在小山头目送去很远，方回转船上，独自低低的学小羊母牛叫，或采一把野花缚在头上装扮新娘子……

茶峒山城只隔渡头一里路。有时祖父不上城，黄狗就伴翠翠入城买东西。杂货铺里的一切，还有河边运货的大大的上行船，给翠翠很深的印象，回来总要对祖父说个半天。

茶峒凭水依山筑城，近山一面城墙如长蛇缘山爬去，临水一面则设有码头湾泊小船。贯串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，住房一半着陆，一半在水，莫不设有吊脚楼。有时涨春水，必有一两处吊脚楼为大水冲去，但大家对于所受损失仿佛无话可说，倒是急着搭救从上流浮沉而来的牲畜、木头和小船上的妇女儿童。这些诚实勇敢的人，不拘救人救物，同样在一种愉快冒险行为中，做得十分敏捷勇敢，使人见了不能不为之喝彩。



这条河水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酉水，新名字叫白河，从四川边境流过来。属于湖南境界的，茶峒算是最后一个水码头。城中只驻扎一营戍兵及五百家住户，除了号兵每天上城吹号玩，其余兵士仿佛并不存在。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，所有的人每个日子都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。这安静和平的小城，既为川东商业交易接头处，河街上的店铺就还是热闹的。理发馆、饭店、杂货铺、油行、盐栈、花衣庄，各各装点着这条小河街。专以介绍水手为业，吃水码头饭的，终日大门必敞开着。而真正成为他们生意经的，有两件事：买卖船只，买卖媳妇。小妇人们不是从附近乡下弄来，便是随同川军来湘流落的。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，便是作妓女，也永远那么浑厚，遇不相熟的主顾，得先交钱再让他关门撒野。人既相熟后，钱便在可有可无间了。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。但恩情所结，却多在水手方面，往往好上了就难舍难分，眼泪与欢乐更真切一些。短期的包定，长期的婚娶，一时间的关门，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，由于民情的淳朴，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，旁观者也就不用读书人的观念，加以指责与轻视。这些人既重义轻利，又能守信自约，即便是娼妓，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。

掌水码头的名叫顺顺，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的人物。辛亥革命后他因脚痛回了家乡，用积蓄买了一条六桨白木船，租给一个穷船主代人运货。运气好，两年内船没坏事，赚钱讨了一个略有产业的白脸黑发小寡妇。数年后他有了大小四只船，一个妻子，两个儿子了。顺顺是个大方洒脱的人，喜欢交朋结友，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，为人公正无

私。水面上必须一个年高德劭的中心人物来排调一切，原来执事的人死去了，顺顺就作了代替者。

他儿子大的已十八岁，小的已十六岁，都结实如小公牛，能驾船，能泅水，能走长路。老大性情象爸爸，豪放豁达，不拘常套小节，老二气质近于白脸黑发的母亲，不爱说话，眉眼却秀拔出群，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。作父亲的轮流派遣他们各处旅行，随船充当伙计，甘苦与人相共，学习适应各种生活，学习做人的勇气和义气，学习用刀保护身体同名誉。茶峒边境上人人都尊敬他们父子三人。父亲明白大儿子能成家立业，就稍稍地溺爱二儿子。由于这点不自觉的私心，他把长子取名天保，次子取名傩送。意思是天保佑的在人事上或不免有些齟齬处，至于傩神所送来的，便不能稍加轻视了。老二长得的确美，他不但有个傩送的大名，人们还送他一个美妙的诨名——岳云。

边城这儿似乎不曾感到中国其他地方正在经历的苦难，人们莫不安分乐生。每年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、中秋和过年。端午日上午十一点钟左右，城里的人家都倒锁了门，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。赛船后戍军长官便派兵士把三十只绿头长颈大雄鸭，缚了红布条放入河中，让人自由下水追赶鸭子，谁捉到便是鸭子的主人。船和船的竞赛，人和鸭的竞赛，直到天晚方能完事。天保、傩送都是当地泅水划船的好选手。

水面上一响起鼓声，龙船便下了水，人们感到了节日临近的欢悦，也因鼓声想到了远方未归的亲人。蓬蓬的鼓声掠水越山到了渡船头时，黄狗最先注意到了，它跑到小山头向城

里的方向大吠不止。翠翠也听到那远处的声音了，站在小山头听了许久，让那点迷人的鼓声，把自己带到一个过去的节日里去。

还是两年前的事。正值五月端阳，祖父带了黄狗和翠翠进城，到大河边看划船。河边人太多，黄狗还留在身边，祖父却挤得不见了。原来祖父记挂着替他看船的老朋友，回去陪他去了。两人一面谈些端午旧事，一面喝酒，那个朋友醉倒了。祖父心里惦记着还在城中的翠翠，但又不忍心离开醉倒的老朋友。

翠翠找不到爷爷，看看天快要黑了，忽然想：“莫非爷爷死了？”不由得一阵心悸。她想爷爷也许是被城里什么人拉住喝酒，便不愿先同黄狗回去，只站在石码头边呆呆地等着。河中只剩下一只白鸭子和一个追鸭子的人，唱歌的吊脚楼也上灯了。后来水中的白鸭子也被那人捉住了。捉鸭人湿淋淋爬上岸时才发现翠翠，问后知道她在等爷爷，就叫翠翠到他家点了灯的楼上去等。翠翠以为是要她上妓女唱歌的楼上去，觉得受了欺侮，就轻声地回答：“你个悖时砍脑壳的！”那人笑了：“你那么小小的还会骂人！不愿上去，等大鱼来咬了你，可不要喊救命！”翠翠说：“鱼咬了我，也不管你的事。”那男的笑着走了。

过了一阵，有人拿着火炬，喊着翠翠的名字寻她，说老船夫带口信来叫她回家。翠翠一面走一面问拿火把的人，是听谁说她在河边的，那人说是顺顺家老二告诉他的：“他从河边捉鸭子回来，在码头上见你，好意叫你上家里去等你爷爷，你还骂过他！”翠翠惊讶地轻问：“老二是谁？”那人

说：“老二你还不知道？就是河街上的摊送！就是‘岳云’！他要我送你回去！”翠翠心里又吃惊又害羞，默默地随了火把走去。翠翠回去后很快就不埋怨祖父了，但这件属于自己的事却使她沉默了一个夜晚。

两年日子过去了。两个中秋恰好无月亮，平淡无奇。而新年的鞭炮和彩灯，翠翠也觉不如那个端午经历的事甜美。上年一个端午，翠翠也同祖父去看了划船，没见到老二，却认识了老大，见着了当地出名的船总顺顺。顺顺夸翠翠长得美，问过年纪，又向祖父问有了人家没有。回家时祖父笑着说：“翠翠，假若老大要你做媳妇，请人来做媒，你答应不答应？”翠翠说：“爷爷，你疯了！再说我就生你的气！”她快快地走了，心中却记起顺顺家老二的船正在青浪滩过节。

远处鼓声蓬蓬的响起来，端午又快到了。翠翠想起两年前的旧事，嗤的笑了。有迎婚送亲的喜轿来，掏出一个小红纸包封，递给老船夫，祖父问了许多话，回头就对翠翠说：

“翠翠，宋家堡子里新嫁娘年纪还只十五岁。”翠翠明白祖父这句话的意思所在，不作理会，取出小小竹子做的双管唢呐，要祖父吹“娘送女”的曲子给她听，她却同黄狗躺到门前大岩石上荫凉处看天上的云。白日渐长，不知什么时节，守在船头的祖父睡着了，躺在岸上的翠翠同黄狗也睡着了。

端午的前三天，祖父和翠翠已约好：祖父守船，翠翠同

黄狗到顺顺的吊脚楼去看热闹。但过了一天，翠翠就翻悔了，说：“我走了，谁陪你？”祖父说：“你走了，船陪我。”心想翠翠也总有一天要离开的，但也不敢提。祖父有点心事，心子重重的。翠翠长大了，无意中提到什么时，会脸红了。她欢喜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，欢喜述说关于新嫁娘的故事，欢喜把野花戴到头上，还欢喜听人唱歌。有时爱坐在岩石上，向天空一片云一颗星凝眸。祖父若问：“翠翠，你在想什么？”她便带点儿害羞情绪，轻轻地说：“在看水鸭子打架！”同时心里也答着：“我想的很远，很多。可是我不知想些什么。”这女孩子身体发育得很完全，那件因年龄自然而来的“奇事”，到月就来，也使她多了些思索，多了些梦。

祖父明白这类事情对于一个女子的影响，心情也变了些，记起了翠翠母亲的旧事，从掩埋在一大堆时间里的旧事中，重新找回了些东西，这些东西压到心上很显然是有份量的。假若翠翠又同妈妈一样，老船夫的年龄，还能把再下一代小雏儿抚育下去吗？人愿意的事天却不同意！祖父为翠翠担心，想到死快到了，得让翠翠有个着落，交给一个可靠的人，手续清楚，他的事才算完结。但交给怎样的人才不委屈她呢？

前几天顺顺家老大天保过溪时，夸翠翠标致得象个观音，说等有空了一定每夜来这溪边为翠翠唱歌。祖父用微笑奖励这种自白。于是老大当真又说：“翠翠太娇了，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，不能作茶峒媳妇的一切正经事。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有情人，却更不能缺少个照料家务的好媳妇。”这青年走后，祖父又愁又喜，心想：这个人

不是适宜照料翠翠？翠翠是不是愿意？

初五大清早落了点毛毛雨，祖父上城买办过节的东西，黄狗伴翠翠守船。她知道祖父要见到什么人，说些什么话，别人要送他什么东西，祖父又怎样推辞，翠翠还知道祖父必到河街上顺顺家里去。翠翠特别留意过渡的女孩子，尤其是长得可爱的。人家走了，翠翠轻轻地独自唱着：“白鸡关出老虎咬人，不咬别人，团总的小姐派第一……大姐戴副金簪子，二姐戴副银钏子，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，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。”翠翠又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词——那首歌声音极柔和，快乐中又微带忧郁，翠翠哼着，心上也浸入了一丝凄凉。远处鼓声已起来了，她知道龙船已下河了。细雨依然落个不止，溪面一片烟。

祖父回家时，已近早饭时节了，肩上手上全是东西，只不见了酒葫芦，翠翠嗤的笑了：“爷爷，你倒慷慨大方，请人吃酒连葫芦也让他们吃到肚里去了！”祖父忙说明葫芦是被顺顺大哥扣下了。翠翠说：“你放心，人家一定因为你请客不是地方，所以扣下葫芦不让你请人把酒喝完，等等就会派人送来的。”这时对溪就有人喊过渡，祖父一会儿便同那个过渡人笑着嚷着到家中来了。只听祖父说：“翠翠，你猜对了。人家当真把酒葫芦送来了！”翠翠一面到灶边烧火，一面觉得送酒葫芦的好象是个熟人，却不明白在什么地方见过面。

来客说：“伯伯，你翠翠象个大人了，长得很好看！”祖父心想，口气同他哥哥一样，倒爽快呢。却说：“老二，

这地方配受人称赞的只是你，都说你好看！”祖父夸老二，上次他押船到白鸡关滩口出了事，从急浪中救过三个人，惹得那村子里的女人们在他棚外唱歌一整夜。

老二走时，叫翠翠和祖父到他家吊脚楼上去看划船，说回去就请人来替他们守船，翠翠抿着小嘴笑笑，就把船拉回去了，回头见那青年人还在对溪小山上没有走开。

吃饭时，船总顺顺家派来作替手的水手就来了，告诉他们老二要他们快去，他已下河了。祖父和翠翠到城里大河边时，河岸边早站满了人，顺顺派人请他们上了吊脚楼，早上过渡的长得好看的乡绅妻女也在，占据两个最好的窗口。祖父并不看赛船，跟一个熟人到上游半里远的一个新碾坊看水碾子去了。熟人说这碾坊是团总女儿陪嫁的妆奁。于是问起翠翠，夸他有福气，翠翠多能干。祖父说：“有什么福气？又无碾坊陪嫁，一个光人。”那人说：“别说一个光人；一个有用的人，两只手敌得过五座碾坊。洛阳桥也是鲁班两只手造成的！”接着说顺顺家老大如何在人家面前赞美翠翠，而且如何托他来探听他的口气。老船夫记起前一次老大亲口说的话，知道他真的欢喜翠翠，就说：“你告诉老大：下棋有下棋的规矩。车是车路，马是马路，各有走法。老大若走的是车路，应当由爹爹作主，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。若走的是马路，应当自己作主，站在渡口对溪高崖上，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，一切由翠翠自己作主！”

这边，河街上顺顺家吊脚楼上，翠翠心中可不安宁，看到胜了的船上站的正是老二，便老想着两年前在码头上等爷爷见到老二的情景。她因为四处找黄狗，听到人家在议论王乡

绅想同顺顺打亲家，把姑娘配给老二，还有一座崭新的碾坊陪嫁，但老二不愿，因为老二欢喜一个撑渡船的。翠翠听着脸发烧，走到另一处去。不想迎面便碰到老二，小小心腔中充满了一种说不分明的东西。是烦恼吧，不是！是忧愁吧，不是！是快乐吧，不，有什么事情使这个女孩子快乐呢？是生气了吧，——是的，她当真仿佛觉得自己是在生一个人的气，又象是在生自己的气。遇到看碾坊回来的祖父，也告诉她王团总女儿要用碾坊陪嫁给老二，翠翠心中有数，只装全不明白。爷爷说：“可是老二还称赞你长得美呢！”翠翠抿着嘴微笑着：“爷爷，你醉疯了。”

掌水码头的顺顺，当真请了媒人带了礼物为儿子向驾渡船的攀亲戚来了。翠翠听到“贺喜贺喜”，心中有事，装着赶鸡向白塔跑去了。

来人把话说完，老船夫不知如何回答，只是很惊惶地搓着两只手，说：“我得问问翠翠。”来人被打发走后，祖父刚一开口，翠翠的脸同脖颈全红了。老人想起翠翠母亲过去的事情，心中有了一点隐痛，却勉强笑着：“翠翠，船总顺顺家里请人来作媒，想讨你作媳妇，问我愿不愿。我呢，人老了，再过三年两载会过去的，我没有不愿意的事情。这是你自己的事，你自己想想，自己来说。愿意，就成了；不愿意，也好。”翠翠不知如何处理这个从未处理过的问题，怯怯地望着老祖父。又不便问什么，当然也不好回答。祖父又说：“他家老大是个有出息的人，为人又正直，又慷慨，你嫁了他，算是命好！”翠翠弄明白了，请人来做媒的是老大！心怦怦地跳着，脸烧得厉害，但也渐渐从容了许多。

祖父还在说笑，说老大要来唱三年六个月的歌，翠翠不作声，心中只想哭，可是也没有理由可哭。祖父又说下去，说到死去的母亲身上了，沉默了一阵，眼中已酿了一汪眼泪。翠翠又惊又怕，心中乱乱的。雨后放晴，两山深翠逼人，黄鸟、竹雀、杜鹃交替鸣叫，翠翠感觉着，望着，听着，同时也思索着：“爷爷今年七十岁……三年六个月的歌……捉那只白鸭子的人……”她忽地站起，刚剥好的半簸箕豌豆便倾倒到水里去了。伸手刚把那簸箕从水中捞起时，隔溪有人喊过渡了。

翠翠第二天在白塔下菜园地里，第二次被祖父询问到自己主张时，仍然心儿冬冬地跳着，把头低下不作理会。

· 天气越来越热了，翠翠每天早上为过渡人烧一大锅开水，加进茶叶，老船夫照例准备些治发痧肚痛、治疱疹痒子的草根木皮，供过渡人救急用。翠翠依然是个快乐人，屋前屋后跑着唱着，或坐在门前高崖树荫下，吹小竹管儿玩。爷爷仿佛把老大提婚的事早已忘掉，翠翠自然也似乎忘掉这件事情了。

可是那做媒的不久又来探口气了，依然同从前一样，祖父把事情成否全推到翠翠身上去，打发了媒人上路。回头又同翠翠谈了一次，也依然不得结果。

老船夫猜不透这事情在什么方面有个疙瘩，解除不去，夜里躺在床上常陷入沉思，隐隐约约体会到翠翠是爱老二不爱老大。他有点忧愁，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象她母亲，而且似乎感觉到这母女二人有着共同的命运……

这件事翠翠自然是注意不到的，日里玩着、劳作着，小

小的心灵也不安宁，但夜里却睡得甜甜的。这一家安静平凡的生活被打破了。

在船总顺顺家中，老大天保的事已经被老二知道了，老二催送也让老大知道了自己的心事。这一对难兄难弟原来同时都爱上了那个撑渡船的外孙女。这事情在本地人说来也并不希奇。俗话说：“火是各处可烧的，水是各处可流的，日月是各处可照的，爱情是各处可到的。”有钱船总儿子，爱上一个弄渡船的穷人家女儿，不能成为希罕的新闻。只有一点困难处：这两兄弟究竟谁应娶这个女人作妻子，是不是也还得照茶峒人的老规矩，来一次流血的挣扎？

兄弟两人在这方面是不至于动刀的，但也不兴作“情人奉让”的。

哥儿俩到河上游看他家造的一只新船，哥哥把一切心事告诉了弟弟，说明这点念头还是两年前植下根基的。两人又到了王乡绅新碾坊去。哥哥说：“老二，你运气好，作了王团总女婿，有座碾坊。我呢，若把事情弄好了，我应当接替那个老的手来划渡船了。”老二默默的听完，站住了，说：

“哥哥，你信不信这女子心上早已有了个人？”又说：“假若我不想得到这座碾坊，却打量要那只渡船，而且这念头也是两年前的事，你信不信呢？”大哥听来真着了一惊。他明白了这件事，笑了笑，说：“我相信的，你说的全是真话！”老二把眼睛望着哥哥，很诚实的说：“哥哥，相信我，这是真事。我早就那么打算的。我当真预备去弄渡船的！——你告诉我，你呢？”老大说了求亲未得回音的事，又说车路不行，只有马路，要在对溪高崖上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了。老大又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也许这件事轮不到我了，我不是竹雀，

不会唱歌，鬼知道那老人家存心是要把孙女儿嫁个会唱歌的水车，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嫁个人！”老大说若不成，他就跟船下桃源去了，因为唱歌只是老二的拿手好戏。

老二知道哥哥的烦恼了。他代表了茶峒人粗鲁爽直的一面，弄得好，掏出心子来给人，弄不好，亲舅舅也必一是一，二是二。他知道走马路只老二有份，他自己的事不能再提了。老二想出个主意，两兄弟月夜同去唱歌，轮流唱，谁得到回答，谁便继续用那张唱歌胜利的嘴唇，服侍那划渡船的外孙女。老大不善唱，轮到老大时也由老二代替。两人凭命运来决定自己的幸福，这么办可说是极公平了。老大本不想请老二替他作竹雀，但老二终于说服了固执的哥哥。老大苦笑说：“好吧，各人轮流唱，我也不要你帮忙。树林子里的猫头鹰，声音不动听，要老婆时也仍然是自己叫下去，不请人帮忙的！”两兄弟便决定了从当夜起始，来作这种为当地习惯所认可的竞争。

黄昏来临时，翠翠坐在自家屋后白塔下，看天空桃色的薄云，听着渡口边生意人的杂乱声音，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。她感到生命中仿佛缺少了什么，于是胡思乱想：“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，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，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。”想象她出走后，祖父怎样设法找她找不到，人家怎样叫祖父拿了刀去杀了她。想着想着，自己怕起来，高声喊祖父，但祖父正忙着渡人，翠翠就哭起来了。等祖父拉船回来，翠翠觉得自己哭得可笑，就烧火煮饭去了。祖父又到船上去渡那些要赶回城中吃晚饭的人，告诉翠翠不要叫他。翠翠偏要叫，她觉得悲伤，哭了好久。祖父回来见

到，说：“不许哭，做一个大人，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许哭。要硬扎一点，结实一点，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！”吃饭时祖父提到翠翠死去的母亲，说她的乖巧与她的强硬。翠翠听来神往倾心，又问了许多关于母亲的往事，却无法排开心中的沉重。

月光如银子，无处不照及。祖父夜来兴致好，说到本城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风气，如何驰名于川、黔边地。翠翠的父亲，便是当地唱歌的第一手，能用各种比喻表达爱与憎。又说翠翠母亲如何爱唱歌，且如何同父亲在未认识以前在白日里对歌，一个在半山上砍竹子，一个在溪面上拉渡船。翠翠问：“后来怎么样？”祖父说：“后来的事当然长得很，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这种歌唱出了你。”

老船夫做事累了，睡了，翠翠哭倦了，也睡了。在梦中，她的灵魂被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，仿佛轻轻地飘着，上了白塔，下了菜园，到了船上，又飞过对山悬崖半腰，摘到崖上那些肥大的虎儿草。翠翠迷迷糊糊地睡着，以为这梦做得顶美顶甜。祖父却在床上醒着，张起个耳朵听对溪高崖上的人唱了半夜的歌。他以为是河街上老大天保走马路的第一着，因此又忧愁又快乐地一直听下去。

第二天，天一亮，翠翠同祖父起身了，忙问祖父说昨晚梦到的事：“爷爷，你说唱歌，昨天我在梦里就听到一种顶好听的歌声，又软又缠绵，我象跟了这声音各处飞，飞到对溪悬崖半腰，摘了一大把虎耳草呢！”祖父温和悲悯地笑着，并不告诉给翠翠昨夜的事实。

祖父以为唱歌的是天保，日来便要翠翠守船，自己借故